



# 初春的早晨

李逸民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初春的早晨

李逸民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太原

## 内 容 提 要

“初春的早晨”是青年作者李逸民同志近年来的短篇小说选集，共收辑十三个作品：“主人”、“雨夜”、“一年”、“浇地”四篇，是反映农业合作化时期，从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的农村面貌和人们思想深刻变化的故事。“教训”是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阶级斗争的故事。“李满发夫妇”、“田家老头”、“歇晌”、“杨采云”、“老木匠”、“初春的早晨”、“父子俩”等八篇，反映了农村自大跃进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作者以热情的笔触歌颂了和描绘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涌现的许多新人新事。由于作者熟悉农村，他写的作品都及时地反映了农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具有故事生动，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刻画深刻、细致的特色。

## 初 春 的 早 晨

李 逸 民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科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书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4  $\frac{7}{8}$ 印张·94,000字

一九六〇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120册

统一书号：10088·377

定 价：0.47元

## 目 錄

|       |     |
|-------|-----|
| 李滌夫夫婦 | 1   |
| 田家老头  | 12  |
| 歌 响   | 27  |
| 楊彩云   | 40  |
| 一家人   | 57  |
| 老木匠   | 68  |
| 初春的早晨 | 84  |
| 父子俩   | 96  |
| 主 人   | 108 |
| 兩 夜   | 123 |
| 一 年   | 129 |
| 燒 地   | 139 |
| 教 訓   | 146 |

## 李滿發夫婦

秋八月，就是這號鬼天氣：一時陰，一時晴；一時風，一時雨。怪不得這地方的庄稼人，上地总要戴頂大草帽，草帽的好处太多了，既可遮太陽，又可避暴雨。

李滿發却跟別人不同，他嫌戴草帽麻煩，又害怕戴出去丟了，因此，常年四季老是光着腦袋干活。愛开玩笑的人說他是“鉄腦袋”，這說法當然有點誇張，但他比別人禁得起日晒雨打，這却是的的確確的。

今天下午，李滿發在南裡里犁麥地，忽然龍頭山頂黑雲密布，在地里干活的人一看天氣不好，離村近的就往家裏跑；離村遠的跑不及就找瓜棚或牌樓躲雨。李滿發呢？却跟沒事人一樣，手抓犁拐，不急不忙，一步一步朝前走。

說話間，响了聲炸雷，傾盆大雨下起來了。李滿發見離地頭不遠，揚起鞭子朝牛屁股給了一家伙，心里說：“就是下刀子，我也要把這一回犁到頭！”誰知道雨太大了，走不到兩丈，犁溝里便起了水，地里泥得犁不動了。沒辦法，他才牽着牛，踏着稀泥流水一滑一歪回家去了。

李滿發的女人董春香，下午在村口地裏摘豆角，見天下雨，就往村跑，路過托兒所門口時，她想：“反正今後啥也干不成啦，不如趁早把娃娃領回家去。”當她把孩子領到家，雨越下越大了，她和孩子的衣服都淋濕了。她打開櫃子先拿出几件小袄小褲給孩子換過，她才脫換衣服，李滿發回來了。

李滿發濕身上下淋得一杈挑不起，兩只鞋上粘的實膠泥，足足有八斤重；襪子里灌滿了泥水，走起來咕吱咕吱響，仿佛穿的大牛皮靴子。春香一看，嘿，嘿，嘿，笑了。她沒有理他，轉過身只顧換自己的衣服。

換完衣服，她又從櫃子里拿出個包袱，向孩子說：“去叫你爸爸來！”

“爸爸走啦。”大花和小花同聲說。

“走啦？这么大的雨，他到哪儿去了呢？”春香好像吞了一塊鉛，心里頓時沉下來了，喃喃地說：“唉，他呀，真不是又要和我鬧別扭……”

## 二

說起這兩口子鬧別扭，話就長啦。

李滿發和董春香結婚，不少人曾認為這是偶然的。因為，這兩個年輕人的脾氣、性情、才干、相貌不僅不同，而且相差很遠。李滿發是個大个子，長得五大三粗，一身黑肉，性子直，心眼少，在社里只能出笨力、干笨活。而董春香是個才貌出眾的好姑娘，她長得雖然瘦小，却小巧玲瓏；處

肤虽然白得过份，却白里透红；她模样俊，手儿巧，炕上劈子，地下镰刀，都能拿得起放得下。而他俩的的确确是自由婚，女的并不嫌男的黑丑而粗陋，男的也并不嫌女的纤弱而无力，他们婚后相处得非常好。

俗话说：谁家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春香一连生了四个孩子以后，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便越来越恶化了。春香的大孩子和二孩子是男的，老三和老四是一胎生的双生女儿，她既无翁婆，也没妯娌，全家六口，吃喝穿戴，都要由她一个人手里过。刚结婚那二年，她没瓜没蔓，利利麻麻，不管泥的、水的、粗的细的，什么活都干，李满发非常高兴。自从生下这对双生女儿，孩子多了，家务重了，她也一天天的变了。她脸上那种红光扑扑、惹人喜爱的颜色看不见了，眼眶里经常凝聚着呆滞的、困倦的神色。过去，她脊背上摆动着两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子，现在她嫌梳辫子费工夫，索性把辫子剪成短发；过去，她穿的衣服挺讲究，花色素了，她嫌“老气”，花色艳了，她嫌俗气，每次买布都要挑了再挑，拣了再拣，现在呢？她顾不得这些了，专找色调深暗的旧衣服穿，她说这号衣服耐脏，孩子尿上厕上也不显眼。她是个刚强好胜的人，当她第一个孩子生下后，她仗着自己有一双天生的巧手，把孩子打扮得好象一个光彩夺目的花绒球，现在她的双生女儿穿戴的都是大孩子的旧衣服，这倒不是她做娘的有偏心眼，她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每天她不等鸡叫就起，晚上等孩子睡着以后才能腾出手做衣服，半夜还得起来给孩子喂奶、换尿布……天天如此，她身子又不是铁打的，怎么能不

消瘦呢？然而，憨直的李滿发，却体会不到春香的苦衷，他嫌她不参加田間劳动，他心里想：“哼，全家六口人吃飯，单靠我一个劳动，我就是累断筋，光景也赶不上人家呀。”

春香見李滿发整天愁眉苦臉，悶悶不乐，以为他劳累过度了，对他更加体贴，家里的鸡蛋也舍不得让孩子吃，专门留給李滿发。这可把李滿发难住了，春香越对他好，他越不好意思把自己的心里話往外說，可是不往外說，他心里又憋得不好受。

有一天，李滿发耙地不小心，把鞋帮的烂了。到家以后他向春香要新鞋穿，春香說：“这几天孩子不美气，我顧不得做活，对凑一下吧，过几天我再給你做。”

“顧不得？地里活你不干，整天在家干啥呀！”李滿发冒火了。趁这个机会，他把长期以来心里积存的对春香的不满都发泄了：“看看人家女人，誰象你，生下几个娃娃就象干下什么天大的有理事了，整天躲在家里囤清閑……单靠我一个人劳动，我又沒长三头六臂，我怎么养活得了！”

“呵，你是嫌我躲在家里耍懶？怪不道你整天愁眉不展，棒勺棒碗，你为啥不早說！”春香气得渾身发麻，嘴唇发顫，她想和李滿发扯旗放炮地干一場。又一想，他是那号直性子、实心眼，跟他能吵出什么里表？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咽了口唾沫，压抑住內心里的委屈，冷笑一声，最后說道：

“好吧，你說家里清閑自在，咱俩調換一下，明天你在家做飯看孩子，我去地里动弹……”



李滿发以为春香說的是赌气話，让他看孩子，他笨得象骆驼，連衣服也給孩子穿不到身上，他怎么敢攪这潘儿？想不到第二天早上，春香非让他在家看孩子不行。李滿发着急了：“你少来这一套！”歇空子，一轉身跑了。

春香一面給孩子穿衣服，脑子里翻江倒海似的想起来了：是的，自从生下这对該死的丫头，她做的劳动日比过去少了，可是她一刻也沒有闲着呀！半年来，她沒睡过一个彻明觉；邻村唱戏演电影她沒有看过，逢集逢会地沒有去过。她呀，被生活折磨得簡直不象个人啦。就这，李滿发还說她是躲在家里图清閑，这多么委屈呵！李滿发的話象針一样刺在她的心里，一想起李滿发的話，她的手指梢就发凉。为了爭这口气，她把大花小花喂飽奶，放在炕上，用被子一圍，不管孩子哭死哭活，心一橫，拉着大保和二保，出来把門一鎖，扛着鋤也往地里去了。

李滿发和队里的人在村北鋤棉苗，見春香領着孩子来了，心里不由得一顫，他以为她是来找他的麻煩，故意低下头，假装沒看見。有几个妇女一見春香領着孩子来了，詫异地問：“春香，你怎么也来啦？娃娃在家誰照护？”春香不愿把她和李滿发鬧别扭的事对外人說，勉強帶着笑說：“两个小的都睡着啦，我想抽空子帮你們干一干。”

春香两手抓着鋤柄，行动非常迟緩。奇怪，最輕便的鋤头，今天在她手里忽然变得沉重起来；鋤头在地上慢慢地移動着，鋤头耨过的地方，她仿佛看見了她那两个小女儿正在哭叫的脸，孩子的声音哭哑了，小脸蛋憋紫了，这时，她什

么也听不见了，充满耳鼓的尽是她那小女儿的哭叫声……

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母性的爱在冲激着她，等不到吃早饭的时候她回去了。她喘着气，两手哆嗦着把锁打开，推开门一看，两个孩子已经从围着的被子里挣脱出来了，要不是炕头贴墙，早掉下来了；孩子已经哭乏了，满脸鼻涕眼泪，躺在炕上直抽搐。春香扑过去把孩子抱起，不由得痛哭起来。……

李满发干了一早上，回到家里，女人哭，孩子叫，锅灶下连一点烟也不冒，他气的说：“这还象个家吗？这是活受罪哩！干脆，把这两个小冤家给了人！”

“给人？你倒想得挺开，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哩！”春香揉了揉鼻涕，往地上一甩说：“嫌我娘们累赘，把我娘们几个都推出去好了……”

“你说这该怎么办？”李满发绝望了，“不把孩子给人，干活回来连顿饭也吃不上！”

“你不是嫌我不上地？”春香说，“今天早上我可上地了，你问我要饭吃，我问谁要饭吃？我和你一样，都是干了一早上活，我肚子能不饿吗？”

李满发窘住了，想了一会，脚在地上一踩：“咱就闹别扭吧！我受制，也没有你的好过！”恼悻悻地跑到灶房，拿了个冷饭，一边吃一边走了。……

李满发和董春香以后还闹过许许多多的别扭，直到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他们夫妻之间的别扭才算了结。公社成立以

后，她最先把两个大孩子送到幼儿园，把两个小女儿送进托儿所，并且最先报名参加公共食堂。

“春香，这下你可得好好干！”开完庆祝公社成立大会的那天晚上，李满发睡下以后向春香说：“往后孩子有公社照管，又不要你做饭，咱两个干，我看，一年至少能做六百个劳动日，你说行吗？”

“我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冷淡地说：“我生就的吃材，干地里活连半个人也顶不住！”

李满发并没有意识到春香的话里有话，他以为她真是耽心自己干不了，就鼓励说：“不怕，跟着我慢慢学，干得时间长了就惯啦……明天你到队的记工员那里报个名，以后干啥记工分时也有个‘户头’。”

其实，天还没黑，春香就到记工员家里去了一趟，她不仅是登记了名字，还从记工员那里领到了一本“记工手册”。从记工员家里出来，她又找到生产队的女副队长，声明她要参加妇女突击队，女队长当然很欢迎。她本来想把这件事情都对李满发说一说，谁知道李满发一开口还是那样盛气凌人，于是她又想到李满发过去同她闹的别扭了，不由得较生气，李满发说完以后，她冷冷地回道：“象我这号能吃不能干的人，用不着在记工员那里立‘户头’，反正本领不强，干不下劳动日，记工本子上有名字也跟没名字差不多。”

李满发碰了个软钉子，索性用被子把头一蒙，呼噜呼噜睡了。

春香第二天起得很早，把两个小女儿送到托儿所，就随着妇女突击队去摘棉花。春香身单力薄，干重活当然比不上李满发，可是她心灵手巧眼睛尖，摘棉花她在全队妇女里边是头把手。一般的人都是一只手摘棉花，她能两手同时摘；一般的人一天最多摘一百多斤，她一天可以摘到二百斤。摘棉花是按斤记工分，摘得多记工分就多，春香摘棉花比李满发挣的工分还多呢。

管理区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妇女们提出要春香说一说双手摘棉花的经验，春香推脱不开，就说起来了。她说的经验有两条，头一条是心要专，眼要尖；第二条是用手抓棉朵要准要狠，这样才能摘快摘净……

听完春香的介绍，妇女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夸奖春香心灵手巧，有的说李满发的不是。这时，李满发也在场，听大伙这么一说，他忽然把头一缩，悄悄地趑趄在一个老汉的背后。

李满发知道了自己过去做的不对，不应该小看春香，更不应该说难听的话气她。他很想向春香道道歉，只因生来嘴笨，心里想的，说不出来。开罢会回来，李满发见春香扫炕，准备睡被子睡觉，他忙把笤帚夺过去，说：“我来，你歇歇。”拉开被窝，又向春香说：“你先睡，我去托儿所抱娃娃去。”

李满发出去以后，春香躺在炕上，想想过去又想想现在，心里又想哭又想笑……

李满发就是这号人：要是想不开的事情，无论怎么劝

說，他就是不聽；一旦腦子轉過彎來，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他卻能做到。就說婦女摘棉花吧，隊長考慮到摘下的棉花由婦女往家裏拿有困難，就專門確定了一輛膠輪車往家裏運，根本用不着男人們為自己的女人耽心。可是李滿發卻放心不下，他怕隊里的膠輪車靠不住，每到下晌的時候，他宁愿多繞一段路，总要跑到春香摘棉花的地裏看看。惹得那些婦女們圍着春香挖苦地說：“喲，看看你的愛人，對你多當心！”

這種善意的殷勤，春香自然是由衷地感激，可是她禁不住大伙的笑鬧，就紅着臉向李滿發說：“以後你再不要來！”李滿發毫沒來由的笑了笑，聳聳肩膀走了。然而，不行呵，每次下晌，他非來不行。

春香干活很實在，天天干，晌晌到，從來沒有脫過空。收完麥子以後，她就做了一百二十多個勞動日，除過伙食部分，還領到三十多塊錢的“預支款”。前幾天，她進了一趟城。以前，她因為孩子拖累，不論大人小孩，經常少披沒戴，公社化以後，雖然沒有家務拖累，可她為了多做勞動日，仍擠不出時間做衣服。不過這不要緊，隊里又有縫紉組，只要把布買回來，想穿什麼樣式，就能做什麼樣式。她又想到李滿發，他性子直，有時雖然固執得氣人，可是他烟酒不逗，閑錢不花，一年四季，光知道干，象他這樣好苦頭的人，在社里也是有數的。咳，都是因為孩子拖累，看看這幾年他穿的是啥，簡直成了老虎下山一張皮啦！想到這里，她就走進百貨商店，給孩子、給她、給李滿發，每人扯了一套作衣服的肉，還买了些鞋襪和當用的東西。

今天上午，她刚从縫紉組把新衣服取回來，下午就下暴雨，偏偏把他們的旧衣服淋湿了，這真是“天助人感”，她不得不把旧衣服脫掉而換上新的。可是，當她把李滿发的衣服拿出來，而李滿发却不見了，她心里发狠地想：“管他呢，他要是真和我鬧别扭，如今呀，可比不得从前，我一不靠他吃，二不靠他穿，誰肯受他的窩囊气……”

### 三

天黑以後，李滿发回來了。

“你从地里回來，連房門也不進，往哪兒去啦？”春香發好气地問。

“在二隊閒聊哩，”李滿发笑笑說，“天下雨啦，地裏活不能干，坐在家里怪着急的。”

“看你身上淋的，”春香朝他混身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後声音拖得长长地說：“哼，也不說把濕衣服換掉，几十歲的人啦，連自个身子也不知道爱惜！”

春香解開包袱，取出一套袄褲鞋襪，往炕上一擺，朝李滿发說：“你試一試，這是咱隊縫紉組做的。前几天縫紉組給你做這套衣服時，說是把你叫去量一下，我說用不着，這是家常便服，又不是制服，寬窄長短，我都知道。這是按我說的尺寸做的，你穿上看看合不合适。”

“這，這……”李滿发楞住了，老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布是我給你扯的，鞋襪也是我買的。”春香見李滿发站在那裡，瞪着一雙痴痴的眼睛，覺得好笑。於是，她從頭

到尾把买东西的經過說了一遍。

李滿發一聽，高興坏了，两个脚后跟一擦，把鞋脫掉，一个箭步飞到炕上。

“慢点，小心把炕跳塌了，你急啥呀！”春香說。

“下午回家，我的衣裳濕透了，”李滿發裂开大嘴嘻嘻笑着，一边換衣服一边說：“本想問你要件干衣服換換，又一想，这多半年来，你也和我一样，整天在地里干活，那还顧得做衣裳，我怕你看見我穿着濕衣裳，你着急，沒敢在家多停，就跑出去了。咳，沒想到你早把新衣裳給我准备下了。”

“还敢不給你准备！”春香想起前年秋天鬧别扭的事，故意绷着脸，学着李滿發的腔調，惡声惡气地說：“我怕你再說我：‘你整天在家干啥！連衣裳也不做，看看人家女人。’……”

“对啦对啦！”李滿發忙阻止道，“过去的事情不用說啦，我錯啦，行不行！”为了避免扯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他故意把話头轉过，說春香：“你把灯端过来，看看我穿这衣裳咋样！”

春香从头顶拔下来头針，把灯花拨掉，屋子里忽然亮了，她把灯端过来，站在炕沿边。这时李滿發才发现，春香穿着白底藍花細布小袄，淡青色单褲，粉紅色洋袜黑灯芯絨鞋，春香穿着这套衣服，真象一个未結婚的姑娘。李滿發盯着她，觉得既陌生又亲切。

“你看啥呀，还没見過！”春香有点羞怯，嘴唇一咬，揪了他一眼。

1959年9月

## 田家老头

“十里乡俗不相同”。这地方就这么个习惯：称呼外来户的老年人，总要在人家姓氏下边加个“家”字，比如姓王就叫王家老头，姓李就叫李家老头。这村有个田心成老头，老家是山东的，所以人们就叫他田家老头。

田家老头七十三了，身子还结实的象一株老枣树。他个子大，力气也大，年轻时扛粮食，二百四十斤的大口袋，走过去用胳膊往怀里一揽，身子来个骑马式，嘿的一声，就把口袋提到自己的大腿上，再嘿一声，口袋就上了肩骨头，然后，他耸一耸肩膀，脸不变色，气不发喘，腿不打颤，扛着口袋稳稳实地走了。就因为他力大过人，有德的高祥生看上了眼，愿出大价钱，雇他当长工，他给高祥生一气干了十八年。

田家老头本是个挺绵善的人，谁知道他离开高祥生家以后，突然性情变了，变的很粗暴，他大碗大碗的喝酒，整天整天的哭叫，他把切菜刀磨的明光闪亮，揣在怀里，声言要入中条山“落草为寇”。那时多亏有几个相依为命的穷朋友，他才免于走险。村里人都说他疯了，他表面上也假装自己疯了，可是他内心里却亮清清的：我是被高祥生逼的，我



一定要报仇呵！……

高祥生欠他的血債，直到解放以后他才討回。

一 经过土改，田家老头分了高祥生一座馬房院，这馬房院、名义上是喂牲口的槽头，实际并没喂过牲口，里边虽然房子不多。地方却很幽雅寬敞：靠北盖着三間瓦房，房前是一片二亩大的平坦的場子，周围围着一丈多高的土墙，場子南头，有两排躯干高大的桃树和杏树，树下丛生着很多美丽的千层花和月月菊。一到夏天，这里就变成一个小花园，高祥生經常把躺椅搬到树下納凉、喝茶。田家老头对分到的这座院子自然很满意，但是他最讨厌那几顆桃树和杏树，他搬进来以后，把树全砍掉了，每年在那里种南瓜、种葵花。他孤身一人，没亲没靠，可是他最喜爱小孩子，他种的葵花，每年收的不少，他一粒也不舍的吃，全都給了邻舍的孩子們。

解放以来，田家老头的日子越过越活泼了，大前年，他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要盖房子。有些跟他相好的老知己就劝他說：“你一个人住着三間房子，还嫌不够。老伙計，听我話，不用修，不用盖，瞅准合适磕口，給你买一付三寸面头的柏木板，再縫一身好寿衣，唉，苦了一輩子啦，你又缺儿欠女，死后給誰留呢！”田家老头摇摇头，表示不能接受这个意見，他有他的打算，他不愿把自己的心里話过早的吐露出来，只打趣地說：“我想住住新房子嘛，死后也不冤枉。”他主意拿的挺真，說盖就盖，收罢秋，抽了个空空，找来一帮匠工，平地一綫起，連买材料帶动工，不到半个月，便盖起三間大庭房。这庭房的样式，是按照他的意願設計的，四